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五十九回 蕭靜園輸錢重約賭 王雲生設計報前仇

且說蕭靜園聽了宋子英的話，皺著眉頭連連搖手道：「你還要提起汪慕蘇，還當他是什麼慷慨人物麼？我不然也不至於到此刻回來，就是在汪慕蘇那裡坐了半天和他商量，要向他暫借一千銀子湊著付今天的定錢，慢慢的再設法還他。誰知他非但分文不借，反把我數說了一場，說我不應這樣的荒唐，剛剛到得蘇州，便把帶來的銀子一齊輸掉。又說他現在雖有幾千銀子，因為昨天輸多了，要做翻本的本錢，那有多餘的錢出借。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大篇兒，我被他氣得昏了，一句也沒有回答他，只得跑回棧房向你設法。你還沒有曉得汪慕蘇的脾氣，輸起來一千八百，三千五千，不以為奇。越是輸得利害，越是賭得利害。若是有個朋友要問他設法借錢，他就立刻翻轉面皮，回答得斬釘截鐵，真猜不出他是個什麼性情。」宋子英聽了，沉吟中語，停了一回方又問道：「昨天晚上慕蘇輸了多少，可曾拿來現錢來麼？」蘇靜園道：「慕蘇輸得比我更多，輸了三千一百多兩銀子。見他拿了一張三千兩的莊票出來，其餘的多是現洋。」宋子英詫異道：「你們總算是書房賭，怎麼會輸這許多？」蕭靜園道：「我是輸到後來發了火性，打得大了，所以輸了這些。慕蘇自己雖然打得不大，卻專愛移吃別人的注目，把別人壓的不論多少，通通吃到自己一門，開出來偏偏又被莊家吃了，慕蘇卻要照數賠人，所以上家雖然贏錢，下風卻個個不輸，單單的輸了我們兩個。你想這不是性氣麼？」宋子英撲嗤的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明明是你們兩個壽頭去上了他們的圈套，卻還在這裡糊塗。如今錢已輸掉，追也追不轉來，你做了這一筆虧空，總要想個法兒才好，難道憑他這樣麼？」蕭靜園聽了，呆了一回方開口道：「你想我初到此間，有什麼法兒好想？不比你在此地長來長往，無論如何總有幾個熟人，這件事情總要仰仗你的大力替我想個法兒，料理開了我自然日後也有補報得著你的地方，千萬不要推諉。」說著，就立起身來朝宋子英作了一個揖。宋子英搖頭道：「我如今是個客邊，和你一樣，怎麼一刻兒工夫就借得出這許多銀子？就是借起錢來，只好二三百銀子，多至四五百銀子，還好和你轉手兒，那裡湊得出一千銀子？」蕭靜園聽了宋子英真無法想，不覺雙眉緊鎖，滿面愁容。又附著宋子英的耳朵說了半晌，彷彿都是央懇他的話兒，看那蕭靜園的神氣，十分著急，臉上邊顯出為難的樣子來。

秋谷在旁聽了半天，覺得自己又不進話去，便立起身來要想出去，卻被宋子英攔住道：「章秋翁且請坐下，兄弟還有事情要和秋翁計議。」秋谷聽了只好坐下。

只見宋子英聽了蕭靜園的說話，一會兒點，一回兒搖頭，不知他心上想些什麼。直到蕭靜園把話說完，宋子英也不言語，默然半晌，好像心上在那裡打算什麼事情，約有兩刻鐘的工夫。秋谷看著心焦，又不好走了出去。又等了一回，宋子英方向蕭靜園道：「法子是替你想了一個在此，只是我不犯著為你的事，做出這樣事情，如今也說不得了，要救你的一時之急，只好這般辦法，拿他來頂個缸兒的了。」這幾句話兒，不但蕭靜園聽了摸不著頭腦，連章秋谷也不懂起來，急急的要聽他說下去。

蕭靜園更是眼睜睜的看著宋子英的臉上發怔。宋子英看了笑道：「我不說個明白，你們自然不懂，在我的主意，要把你昨天晚上輸掉的錢一齊在汪慕蘇身上拿他回來。」

好在你輸的錢，都是汪慕蘇的朋友贏了進去，你本來不認得這一班人，算起來總算是他連累你的；況且他眼見你輸了二千銀子，方才問他開口借錢，他竟是一毛不拔，還要把你數說一番。像他這樣的蓄刻，也不是什麼有肝膽的好人，我們就是算計了他，也算不得傷天害理。」

宋子英這一番說話說得沒頭沒腦的，蕭靜園更不知他說的什麼。章秋谷素來是一個性急的人，這一下子的悶葫蘆可把他嘔得急了，立起來向宋子英道：「你說了半天的話，牽枝帶葉的一大套兒，我聽了半天聽不出你是什麼意思，不知你說的到底是那一路的話兒？真是京戲裡頭《翠屏山》潘老丈說的：「你不說我還有點明白，給你這麼一說，我可更糊塗了。」你方才的一篇說話可真把我攪糊塗了。」宋子英聽了，自己也覺好笑道：「這是我自家不好，沒有說得明白，難怪你們不懂。待我慢慢的說出緣故來，你們就曉得了。」說罷，便問蕭靜園道：「你不是說那汪慕蘇的賭品十分利害麼？」蕭靜園道：「怎麼不是！」這個賭法我從來沒有見過，可真是少兒的。並且他還有一種脾氣，不懂他是個什麼性情，你們壓著么門，他偏要吃到三門上去；你們壓在四上，他偏要吃到二門上來；你們越是壓得多，他越是吃得高興，憑你壓得再大些兒，他也總是要吃。若是他本來壓的進門，只要見別人跟了他一記進門，他就賭氣把自己的注目連別人的注目，移的移，吃的吃，一齊放到出門去了。一刻兒的時候，輸了一千二千，他卻毫不放在心上，你想這般賭法，不是有意和銀錢作對麼？」宋子英聽了大喜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這是再好沒有的了。我想他既然愛賭，只要有人約他賭錢，他一定沒有不到的。我們何不約幾個人，湊些本錢，去把他約到此間和他賭上一賭，彼此打個暗號，齊心捉弄著他，怕他不輸掉三千二千銀子麼？那時把你輸掉的錢在他身上翻了回來，可不是個穩穩當當的主意？」

雖然論起理來，這樣的事情不是我們做的，但是你輸了這一筆錢，事體十分尷尬，也叫作出於無奈，不得不這樣的騰挪。況且他是個有錢的人，也不在乎這幾千銀子，與其叫他輸給別人，落得補補你的虧空，你想我的主意可還不差？」

蕭靜園不等宋子英說完，連連的點頭道好道：「你這個主意想得真是聰明。一時除了這個從權的法兒也想不出什麼道路，顧不得他平日的交情，只得是要這般一做的了。」宋子英道：「還講什麼朋友的交情！他若還念著平日交情，見你這樣為難，就該和你想個法子才是，難道他是拿不出銀子的人麼？」蕭靜園聽了連聲道是。

宋子英又向章秋谷道：「剛才兄弟的話兒，秋翁想已聽得明白，不知可好屈尊些兒，到那約賭的一天請秋翁等一同到場。人多了，覺得好看些兒，總請秋翁往駕幫幫靜園的忙。」章秋谷起初聽得宋子英忽然想出這個主意，要翻汪慕蘇的錢，心上就有些覺得不以為然，卻為的與自家無涉，不好去勸阻他們，後來又聽得宋子英要約他同去，便想一口推辭。不料一刻之間又轉了一個念頭，想道：「這件事兒，不曉得他們究竟怎生做法？我卻從來沒有看過。到了那一天去看看熱鬧也是好的。」

想罷，便高高興興的答應了一聲。宋子英不勝之喜，拱手相謝，連那蕭靜園也說了無數的好看話兒。宋子英又細細的和秋谷說明關節：「只要看做莊的人拿筷子的時候是幾個指頭，倘或是一個指頭，便是進門，趕緊先把自己的注目放到進門上去。」

汪慕蘇既是這般公子哥兒的脾氣，一定要把我們的注目吃到別門上去，好顯他的威風。你們只要壓得大些，怕不贏他三千五千銀子？只消把靜園輸的撈了轉來，也就罷了，我們也不是做這樣事情的人。」秋谷聽了，只得也隨口答應。

蕭靜園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卻打算在什麼地方呢？」宋子英道：「這個地方，卻要想得穩當些兒，客棧裡是不便的，堂子裡更加耳目眾多，給他們傳說出來不是頑的。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有了，你前日輸錢，是他們請你坐燈船遊虎丘。如今七月天氣，正是游虎丘的時候，我們不如也僱一號燈船，專請汪慕蘇去游虎丘，索性連陸仲文、方小松都請裡頭，多幾個人，也好壯壯我們的威勢，你道這般可好？」

蕭靜園聽了連連點頭，又恭維了宋子英幾句，便也散了。

章秋谷回到自家房內，卻不免心上有些疑惑起來，想著他們好好的忽然要賭起錢來，雖然他是想騙姓汪的銀錢，原與別人無涉，但是同在一起的人，免不得總要小心防備，不要他們內中有甚圈套，上了他的釣鉤，那時就懊悔嫌遲了。想了一會，覺得他們似乎有些形跡可疑的地方。忽又回頭一想，斷沒有這個理兒，他們騙姓汪的，又不要我旁人拿出錢來，何必這樣的瞎費心思，多疑多慮。況且姓汪的也是他們一幫，就是他們贏了他一千二千銀子，又不是外幫的人，與我什麼相干？再看蕭靜園的樣子，一付土頭土腦的神情，不像會什麼假話，就算他竟是假的，我也要看看他們到底怎樣的騙人，如何的下手，也算是我到蘇州來閱歷一番。不要說是他們這幾個人兒，就是夏間在上海的時候，王雲生做那仙人跳的勾當，被他拿著了真憑實據，尚且憑著我的嬉笑怒罵，竟是無可如何。這樣冒險的事情我都不怕，難道到了今日之下，倒怕了他們這幾個人麼？想到此間，便不知不覺的放寬心事，看著宋子

英、蕭靜園這般人物好像小孩子的一般。

看官，你道宋子英和蕭、汪二人究竟是何樣的人物？原來果然是一班倒脫靴的賭棍、翻天印的流氓，就是王雲生的一班黨羽。章秋谷夢裡也想不到，他們和王雲生都是一起的棍徒。王雲生自從在上海吉升棧內被章秋谷說破機關，棧內存身不住，只得當時回轉蘇州。可憐花了多少本錢，費了許多心血，指望好把章秋谷當場訛住，詐一注大大的銀錢，想不到章秋谷機警過人，精明出眾，非但弄他不倒，反被他當場叫破，吃了一場天字第一號的大虧，從此上海地方不能再到。王雲生回到蘇州，把個章秋谷恨得咬牙切齒的，恨不得當時把他捉住通上幾刀，方出這一口惡氣。氣到極處，只得會齊了一班流氓戲子、光棍馬夫計議這件事情，要報這個仇恨。無奈章秋谷現在不在蘇州，也不著他的什麼花樣，想來想去想不出什麼法兒，只得大家歎一口氣，認個晦氣也就罷了。

近來王雲生因合著一班流氓在租界上拆梢，被巡捕扭到捕房關了一夜，解到工程局來。工程局委員問了一堂，把他枷在青蓮閣門口示眾。枷到一月期滿，責釋出來。租界上犯了這件案情，出頭不得，只得又去給了宋子英等一班賭棍，做那翻天印、倒脫靴的勾當。城裡狠有幾個初出茅廬的鄉紳子弟吃了他們的虧。近來宋子英又看上了陸仲文，想著他濫賭狂嫖，一定有些油水，便要想個計較去交結他。有一天，陸仲文正在蔚南村大餐館內請客，卻只有主客二人。宋子英串同了細崽，叫他進去和陸仲文商量，說是客人擁擠，沒有房間，有一個單身客人要和他拼個座兒。

陸仲文是個公子出身，那肯答應，不想話猶未了，宋子英早已走了進來，對著陸仲文就是深深一揖道：「實在對不起尊駕，暫時拼個座兒。」陸仲文見他人品不俗，衣服風華，又是這樣的謙恭客氣，一時倒翻不轉面來，只得說道：「一樣多是客人，拼個座兒何妨，這間客座又不是我包下來的，何必這般客氣？」宋子英見他答應，心中大喜，趁勢坐了下來。有分教：

看破樗蒲之戰，五木無靈；怒揮子路之拳，流氓喪膽。

欲知陸仲文怎樣上他們的圈套，請看下，回便知分曉。